

高僧傳卷第三

三



高僧傳卷第三

伊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

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伊三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隆光寺佛馱什三

河西浮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七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八
上定林寺曇摩密多九

京兆釋智猛十

道林寺曇良耶舍十一

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十二

齊正觀寺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
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
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

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
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
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
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
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
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
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
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
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
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

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
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
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
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
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
任緣委命直過伊三險難有頃至于葱嶺嶺冬夏
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磧山路艱危壁立
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
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
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

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
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
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
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
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者闍崛山寺僧諫曰路
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
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
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
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
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

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
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
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
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
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

伊三

三

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
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雋遠顯雖
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
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
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

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
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
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
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盃
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
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
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
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
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
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

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
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
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
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
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懼即取
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
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
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
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船震懼衆
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

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擅越厲
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
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
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而止旣水盡
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

伊三

四

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
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
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
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
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

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
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
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
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
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
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
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
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
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
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

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伊三二十五人共賣旛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五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

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
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
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
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
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
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
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
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
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八月氏國禮拜佛肉髻
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

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
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
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
曠唯賣石蜜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

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
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
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
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
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

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
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船汎海
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
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

伊三

六

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
月屆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
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
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
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

律什執梵文于填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
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
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
直聰悟出群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
持此部以爲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
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慄少遊葱右遍歷諸國
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

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
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
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
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
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
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
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
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伊三

七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
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

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
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
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
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
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
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
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憇于山
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

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
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
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
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
心敬精竒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
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
者旣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
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
諠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
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

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
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
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
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
之密加禮異儀伊三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
恒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
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旣進爲夫人說經
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
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

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
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
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
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
立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
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
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
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
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
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

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
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懃
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
素為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

伊三

九

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
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
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填天竺諸國備覩
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
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

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
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
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
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
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
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
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
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代顯出衆
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
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

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
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
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
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
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
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
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
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
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有遠度仁愛

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今跋摩辦之
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
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
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
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

伊三

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
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
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
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
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

年三十罽賓國王夢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
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
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
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
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
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
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
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
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
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

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

伊三

十一

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踏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如失恩覆則

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
其悃幅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
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
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
病群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
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
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
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
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
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

史今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道
雋等徃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
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
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船欲
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
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
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
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
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
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

聞每至鳴稚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
不汚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
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
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
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

伊三

十二

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
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
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
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
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

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徃候之見一
白師子緣柱而立巨室彌漫生青蓮華沙彌
驚恐大呼徃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
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
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
見勞問慙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
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旣不遠萬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
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
匹夫身賤名劣言今不威若不剋已苦躬將

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
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
夫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
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
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

伊三

十三

爲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
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
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
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
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

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
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
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
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
品未及善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
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
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
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
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
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

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
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
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
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
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
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
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
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
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
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

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
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
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
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
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
伊三
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
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
感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
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
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

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氳麗空是時天景澄
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
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
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壇未及諮稟奄而
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衆僧譯出

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為勸眾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臃脹虫爛壞

是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蛾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伊三

十五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猿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炎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炎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眾妙相

今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伊三

十六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舍

從是名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閻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真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

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

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

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

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

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
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
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景福寺尼慧果
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
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
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
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
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旣德有所歸義遂迴剛
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

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
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
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
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
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
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
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
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船還外國莫詳其終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
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

之遂令出家芻蕘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
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
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
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
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
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
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
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
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
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旣而君

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
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椶千株開園百軟房閣
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
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
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
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伊三造立禪閣翹誠
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
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
其心頃之汭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
晚憇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

爾傾都禮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
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
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
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
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
正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
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
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
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
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

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
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
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
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
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
伊三
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
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
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
初蜜多之發闕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
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

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
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
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
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
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
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
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
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

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甲辰
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迹長安渡
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
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
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
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
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闍
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
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
有五百羅漢常徃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

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士爲說四天下事具
在猛傳猛於竒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
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晝然猛香華供養
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旣而轉重力
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

伊三

二十

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
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
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
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
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

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徃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

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曷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

伊三

卅一

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舍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舍即

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祕術淨土之洪因
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顛承風欽敬
資給豐厚顛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
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
群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
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明
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
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
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
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

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
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
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即
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
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
論天文書筭鑿方咒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
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
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

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
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
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
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
宣莫能誦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伊三

廿二

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
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
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
東方乃隨船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船
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

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
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
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
信迎接旣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
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
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
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
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
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

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
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
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
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
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
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
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
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
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
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

人白服持劔擊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
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劔易
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
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
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
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
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
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
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
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

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
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
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
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
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
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
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
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
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豐戾
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

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

伊三

廿四

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

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
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
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
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一在即應聲答曰
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
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
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
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
厭夢跋陀燒香咒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
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

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
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
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
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
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陞
伊三
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
廿五
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
加祕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
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
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

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
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
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
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
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
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
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
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
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
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

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

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
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
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
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
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

伊三

廿六

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
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
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
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
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

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
禮接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
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
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
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
八萬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
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磨尸梨
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
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槃頭別於方

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
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
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
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
一蓋動覆恒國真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

伊三

廿七

星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
今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
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
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
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

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傍
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爲物處難
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
也爰至安清支謙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
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
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
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辭旨分明然後更
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
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

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
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
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辭
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

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
城漸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
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
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
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捷度婆沙

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
之逼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
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於
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
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
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
漢雖諸漏已盡尚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謹
竭誠猶招賜劔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
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
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

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
非專小之師直欲豁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
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
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
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卽斯謂也
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
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
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
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群還
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

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
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
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曾
襟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
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
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
息蔭玄風尚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
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
贊曰

伊三

廿九

頻婆揜唱 疊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八萬彌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騰蘭識什 徇道來臻

慈雲徙蔭 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

音釋

枳諸市切 量居良切 齒初覲切 礫郎擊切 躡尼輒切

切踏 絙古恒切 噤巨禁切 蹲徂尊切 舐

神紙切 狼狽魯當切 嶷魚力切 煨

燼煨烏恢切 燼徐晉切 幟昌志切 杙與職切

慄古火切 慄慄徒到切 擯必刃切 憇去制切

禦捍禦牛據切 捍拒衛也 肝惘惘切 惘惘苦本切 惘

至誠

也

之繕

寫

丁可

切

戰

船也

切

下也

詔

彌正切

辦

壇居良切

也

繕

時戰切

編

鄮

莫候切

鄮

善國名切

鄮

炳

兵永切

哆

髮

此宰切

扈

從也

古切

後

從

艦

節

渠容切

駛

疎士切

舸

嘉我切

窪

詒

果五切

訓

疾也

才

用切

斬

詒

故言也

詒

詒

詒

詒

詒

